

舊約的第一種譯本是自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這譯本稱爲「七十士譯本」即被譽爲最早的是聖經譯本，有關這譯工作的最早記述，要算是亞理士提亞的書信了，歷史家以爲亞理士提亞是埃及王，多利買非拉鐵非（Ptolemy Philadelphia主前285—247）朝廷裏的傑出的議士在他的書信裏說，因爲國王非常愛好書籍，他決定在亞歷山大城久已著名龐大的圖書館裏，搜集增添一套希伯來的律法書，他特地釋放了十九萬八千名猶太奴隸，叫他們攜同珍貴的禮物並給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專函請求贈送一卷律法書，並從每支派中選出六位，精通兩希文字的學者，把它繙成希臘文。於是大祭司就從每支派中選出六人來，合成七十二位繙譯專家，攜同金字抄寫的律法書到這埃及的王宮。王賜御筵數日，洗塵後，提出七十個問題考問他們的學問智慧，然後開始埋頭工作。

每日工作至正午，便聚首一堂，把各人繙譯的對照作了最後的決定。經七十二天辛勞工作，全部繙譯告竣。於是召集亞歷山大所有的猶太人把譯本念給他們聽，然後這一批繙譯專家帶了滿載的禮物而歸。

雖然這封書信所報導的很有趣味，但現代的學者很懷疑其正確性。他們以爲這書信是寫於主前的一二五年左右，而七十士譯本之譯成，是爲了方便住在亞歷山大城的猶太僑生，因他們慣用希臘文，不大懂希伯來文的舊約聖經。這書信無論如何說明了七十士譯本得名的原因。原來繙譯者本有七十二人，但後來的人因方便之故，簡稱七十士譯本，並以拉丁文 LXX 作爲記號。

稍後，更有許多關乎七十士譯本的神奇傳說，相傳全部舊約都在這時間之內譯成希臘文；可是亞理士提亞的書信，却明明的告訴我們，首先譯成的是律法書（摩西五經）而已。後來又相傳他們兩個人兩個人地工作，譯成三十六份，然後互相比較，竟然發現各譯本每個字都相同的，因此後來就有人以爲他們繙譯的也都是得到靈感默示的。

多數的學者以爲，首先譯出的是摩西五經，即是在主前三世紀中葉竣工的，即多利買第二在位之時，而舊約其他各卷，及聖經外傳（次經）繼續的選譯直至主前一五〇年始告完成。從其希臘文質素，可以鑑別不同的手筆，也是不同時代的作品。他繙譯的正確性各處有異，有些書卷譯得很優美，另一些希臘文却差得很。有些却能幫助更明白希伯來原文的意思。七十士譯本特點之一就是加插了許多的章節，以斯帖記，和但以理書加插了許多段，是希伯來原文沒有的。另一方面，約伯記却漏了幾百行沒有譯出，後來的人才補譯上去，以符合原文。更要緊的七十士譯本把次經也包括進去，這是希伯來文的舊約聖經所沒有的。

七十士譯本雖然是爲猶太人的，但却被後來的學者廣泛的應用，而且自從基督教成立後，七十士譯本發揮了其最大的影響力。基督教從起頭就接納了七十士譯本爲舊約聖經。新約多數作者應用這譯本過於應用希伯來文的舊約。有時我們會覺得新約作者好像沒有正確的應用舊約，其實如果與七十士譯本比對一下，就知道是從這譯本引出來的。希伯來書三章八節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七十士譯本把詩篇九十五篇八節的米利巴和瑪撒，按字意譯，成爲『惹他發怒，試探他。』希伯來書的作者就是按這譯本引出來的。

七十士譯本能供應當時世界的需求，因那時希臘文乃是世界通用的言語，同時也給基督教本身及新約的啓示鋪平了道路。基督教當時能流傳的這麼廣泛，七十士譯本乃是一個主要因素，基督教新約聖經未完成前，七十士譯本就是聖經，隨後新約聖經完成了，才把它加在七十士譯本上編成一本全部的基督教新舊約聖經。早期教會繙譯舊約多根據七十士譯本，很少直接從希伯來文繙譯的。如古拉丁譯本，埃及文譯本等，都以它爲藍本。有人甚至說，若沒有七十士譯本，早期教會便無從繙譯舊約聖經了。

隨着時日的演進，七十士譯本的作用與影響漸消失，今日舊約的各種譯本註釋，除了某些意義不甚明確的經文，要借助於七十士譯本外，全部是根據於希伯來原文的。例如英文的標準欽訂本（R. S. V.）多處探討七十士譯本來繙譯，因繙譯員以爲有時它比原文清楚。

除了新約以外，七十士譯本是希臘白話中最重大的著作，對於研究希臘文的學生它是最好的練習本，對於希臘文專家更供給了關於希臘文化資料，也幫助我們明瞭新約中所用的文字意義。不過它雖然在這方面有用處，也很有趣味，它却終不會再像數世紀前作爲基督教的聖經時那樣被人重視了。

## 第6課 參考資料

### 七十士譯本的傳說及價值